

奇案中的经济学

夺命的冷漠

A Deadly Indifference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E = \frac{(Q_1 - Q_2) / ((Q_1 + Q_2) / 2)}{(P_1 - P_2) / ((P_1 + P_2) / 2)}$$

(美) 马歇尔·杰文斯(Marshall Jevons) 著
石北燕 赵保国 译

Alfred Marshall
William Stanley Jevons

(Q, P)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夺命的冷漠

A Deadly Indifference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美) 马歇尔·杰文斯(Marshall Jevons) 著
石北燕 赵保国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Marshall Jevons. A Deadly Indifference: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Copyright © 1995 by William Breit and Kenneth Elzinga.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
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
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07-28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命的冷漠/（美）杰文斯（Jevons, M.）著；石北燕，赵保国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A Deadly Indifference: A Henry Spearman Mystery

ISBN 978-7-111-22736-6

I. 夺… II. ①杰… ②石… ③赵… III. 经济学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2651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李欣玮 版式设计：任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45mm×210mm·7印张

定价：25.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10）68326294

投稿热线：（010）88379007

译者序

哈佛经济学家亨利·斯皮尔曼教授受人之托，来到英国剑桥，帮助收购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故居。没想到，他的朋友费恩遭到来路不明的袭击，斯皮尔曼与夫人利用游览剑桥之机进行调查。马歇尔故居的卖主有意把房子卖给另一位知名人士、剑桥大学主教学院的院长哈特。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大家觉得这笔交易无望时，哈特突然遭人谋杀。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剑桥，斯皮尔曼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然而，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最后的凶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本书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作为“奇案中的经济学”系列的第三部，本书一如前两部的写作风格，将经济学和破案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领域巧妙地联系起来，用平实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在破案过程中让人加深了对各个原理的理解。弗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学很简单，难就难在对它的运用。因此这本小说重点在于告诉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简单的原理，而破案则成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原理的工具。正如国内外专家对这套推理小说推荐时所说的，如果你是一位经济学爱好者，此书一定会激发你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你会在深深感叹经济学玄妙和神奇的同时，发现它又是那样的简单和平

常；如果你觉得经济学原理遥不可及、令人生畏，那么这本书无疑是你步入经济学世界很好的敲门砖——你会发现，经济学不仅仅在书本中，它更在你我的身边。

原著作者语言简洁自然，论述更是精彩到位。由于水平有限，译本中难免存在疏忽和遗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2007年11月

虎！虎！光焰灼灼，
燃烧在黑夜之林，
怎样的神手和天眼，
塑造出你惊人的美健？

——威廉·布莱克

《经验之歌》

目 录

译者序

- 第1章 遗体展示1
- 第2章 开往剑桥的火车5
- 第3章 剑河撑篙12
- 第4章 索尔太太家的早餐19
- 第5章 贝列尔庄园27
- 第6章 蛋头先生定理41
- 第7章 剑桥论战51
- 第8章 与贝列尔庄园失之交臂62
- 第9章 院长公馆65
- 第10章 边沁协会的晚宴77
- 第11章 夺命的冷漠83

■ 第12章	使徒	88
■ 第13章	重游剑河	97
■ 第14章	可怜的美国佬	112
■ 第15章	贝列尔庄园失而复得	117
■ 第16章	哈特的藏书	129
■ 第17章	地图的困扰	140
■ 第18章	格兰切斯特的“马普尔小姐”	149
■ 第19章	逆向选择	162
■ 第20章	由多到一，由一到多	167
■ 第21章	索恩的记忆	173
■ 第22章	国王学院礼拜堂	177
■ 第23章	部分案情分析	181
■ 第24章	站在数学桥上	188
■ 第25章	墓园惊魂	192
■ 第26章	斯皮尔曼教授的教授	202

第1章 遗体展示

A Deadly Indifference

伦敦，1965年。

桃木柜里的人透过玻璃漠然地看着两位来访者。匆匆忙忙赶着上课的学生们，似乎并不特别注意坐在柜子里的人，不过柜子里的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有很好的理由：他已经死了。

“他长得确实很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斯皮尔曼教授一边对妻子布里奇说，一边从那棕色木柜边慢慢向后退了几步，想找到更好的观察角度。

这具让斯皮尔曼夫妇全神贯注的尸体，是英国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边沁的遗体。他的长相酷似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一点，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边沁生前就注意到了。有一次李嘉图在意大利度假，一家雕刻品商店里的富兰克林半身雕像吸引了他。李嘉图买下了那尊雕像，并在寄回家中的信里写道：“实在是太值了，我花了一份钱买到

夺命的冷漠

了两个人的雕像。”

斯皮尔曼夫妇原计划从波士顿直奔目的地剑桥，但是这件“遗体展品”改变了他们的行程。他们决定在那个4月的清晨参观一下伦敦大学。毕竟，能够见到边沁的遗体——他自称为“自体圣像”——对于经济学学者来说，几乎就如同见到了上帝。

边沁在遗嘱中表示，要将自己的遗体交给他的朋友史密斯医生做防腐处理，并且在细节上做了明确要求：“要将我的骨骼重新组合，让我坐在那张我平时沉思的时候坐的椅子上，还要穿上那套我不常穿的黑色西服。”斯皮尔曼夫妇默念着这些遗嘱内容——边沁的遗嘱就贴在他那座“活动陵墓”的门上。

越来越多的学生匆匆而过，他们似乎对边沁的遗容已经熟视无睹了，这让斯皮尔曼教授觉得很有趣。也许墙上挂着的一只鹿头标本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

布里奇的嘴角掠过一丝不屑的笑，她拉长了声音，略带讽刺地说：“我觉得他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他还指望怎样呢？这一开始就是个馊主意。”冷不丁冒出的这句挖苦的话，吓了斯皮尔曼夫妇一跳。也许是两人太过专注了，没有注意到身后还有一对男女也在研究这尊“自体圣像”。说话的是位年轻女士，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裙装，与帽子非常搭配。

反应过来后，斯皮尔曼面露喜色，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辩论，于是笑着说：“对边沁这样的功利主义者来说，遗

体展示并不是什么坏主意。不难看出，作为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生活的人，边沁提出这样的想法有其自己的理由。除了埋葬和火化以外，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遗体做些别的呢？边沁的想法是将所有伟人的遗体永久地展示出来。与那些墓地里的石碑相比，这能给后人带来更多的灵感。”他一边说着，一边转向那对夫妇，脸上依旧露着微笑。

“难道塑像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吗？那样的话，至少他不会看上去那么衣衫褴褛。”说话的是那位女士身边的绅士。他对边沁破衣烂衫的反感刚好衬托出他本人的西装革履，他是那种即使穿着海军上衣、别着家族饰章也不像纨绔子弟的人。

尽管在柜子里，但几十年的岁月侵蚀已使边沁的衣着有些破败：他的裤子被虫蛀了，破旧的草帽和手套，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园丁，而不是一个学者；只有马甲和花边衣领还能让人们想起印象中英国学者的模样。边沁那曾经象征身份的手杖，则斜倚在他的膝边。

斯皮尔曼一边向玻璃门后的遗体挥手，一边回答：“雕像可达不到目的，边沁想要人们看到真实的自己，正是这种存在激励着他的门徒们。看到柜子底部的小轮了吗？每当边沁的弟子们举行会议时，‘自体圣像’都会被推进会议室——和他在遗嘱里写的一样。”

布里奇看上去有些尴尬。“请您原谅我的丈夫。他是一名教授，在哪里都喜欢给人上课，这是职业病。”她向那两个人解释道。对她来说，边沁的遗体带来的绝不是什么灵感，只能让

夺命的冷漠

她想到，伟人的生命也难免死亡和腐朽。

“没什么，”那位绅士对布里奇说，“很高兴能长那么多见识。关于这里的遗体陈列，我是从我的一位生意伙伴那里听说的，但是，我对此毫无概念。现在明白了，这还得谢谢——您是……？”

“我是斯皮尔曼。这是我妻子布里奇。”

“幸会幸会。我叫卡尔顿，这位是我的朋友霍恩小姐。我们正好在学院附近，就进来看看边沁。这位老兄也有点道理，不是吗？那些蜡像馆似乎抓住了这一点。”

“您这是什么意思？”斯皮尔曼问道。

“啊，看看像杜莎夫人蜡像馆这样的地方，它们做得很成功。人们愿意花钱去看死人的复制品。也许哪天应该把这位老兄搬到那儿去，至少在那儿他还能受到些关注。”

“我觉得边沁的吸引力很难敌得过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泰勒，”霍恩小姐俏皮地说，“他是这所学院最伟大的赞助人，但是似乎没有学生对他有兴趣，何况这里还不收门票。”

卡尔顿看了眼表，又看了看他的同伴。

“好啦，我想我们已看到了我们想看的，”他转向斯皮尔曼夫妇，“谢谢您的高论，教授。很高兴认识你们，祝你们在英格兰玩得愉快。”说着，他们便向出口处走去。

刚才还人来人往的回廊，现在空空荡荡——又到了上课时间了。显然，那些年轻的学子们在课堂上很难感受到来自边沁的“自体圣像”的灵感。

第2章 开往剑桥的火车

A Deadly Indifference

利物浦火车站的火车准点发车了。车窗外的商店、房屋和工厂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后平移。车轮与铁轨接触发出的咔嚓声，随着火车的加速逐渐减弱。火车很快就赶上了伦敦郊外公路上最快的汽车。车窗外，青葱的英格兰东部田园风光，逐渐取代了刚才的城市风景。

轰！迎面对开过来的火车从斯皮尔曼夫妇的窗边急驰而过。巨大的噪音几乎使耳膜破裂。

“请出示车票。”一位50多岁、褐色头发的矮胖男人沿着车厢过道走来。

“到剑桥站的时候能不能麻烦您提醒一下我们？”斯皮尔曼问道。

“哦，你会知道的，先生。就算我不告诉你，你们也会知道——这趟车的终点站就是剑桥。如果到了剑桥你们还不下车，那你们就是车上最后的乘客了。”

夺命的冷漠

斯皮尔曼坐了回去，稍稍放松了一些。他和布里奇都听说英国的火车停站时间很短。不过如果要坐到终点站，就不必关注那些站牌或列车长的报站了。布里奇看了看手提包，对丈夫说：“我们到剑桥后你仔细看看你的日程表，好吗？”

斯皮尔曼个子不高，几乎谢顶，一双褐色的眼睛倒是炯炯有神。他的妻子布里奇活泼开朗，体态丰满，待人处事非常真诚。斯皮尔曼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布里奇出身书香门第，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认识的，那时斯皮尔曼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自从在哈佛经济系教书以来，他的声名迅速提升，现在已名声显赫，成了学术界的“抢手货”，尤以开发经济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新应用而出名。

斯皮尔曼转过身来，背对着车窗，从胸袋里拿出一份日程表，开始念起来：“我们10点左右到达剑桥。先去酒店登记，简单吃点东西，下午我们自由安排。我本想，我们可以像旅游者一样在剑桥四处走走看看。不过，过了今天，我就不知道我还会有多少空闲时间。明天早上9点，我要与费恩和邓肯见面。我希望你也一起去，之后贾内德要和我们共进午餐。”

斯皮尔曼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午，我要和他的同事们喝茶。这期间你可以自由安排。费恩想开车带你四处逛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这里驻扎，他想去看看以前常去的地方。我想你肯定不想去听我的演讲，以前你听过太多次了。我的演讲是在下午早些时候，这样我们可以晚上在饭店见面，

准备参加经济系的同仁为我举办的鸡尾酒会。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餐，也许就在饭店。

“星期五的日程现在还有点不确定，要看和邓肯谈判的进展。周末还没有计划。星期一处理一些法律上的细节问题。希望谈成新房交易后星期二我们就能回去。”

火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斯皮尔曼夫妇看了看窗外。当他们的列车最终停靠在月台边时，一个写着“奥德利·恩德”的站牌映入眼帘。斯皮尔曼扫了一眼时刻表上的伦敦至剑桥栏目，“再过15分钟我们就该到了。”

两人环顾了一下四周，现在已经过了高峰时间。这趟开往剑桥的列车空空荡荡，这节车厢里除了他们，只有一个年轻人坐在车厢末端，张着嘴，头向后靠着睡着了，发出有节奏的鼾声。

火车重新启动并逐渐加快以后，年轻人的鼾声被淹没了。和斯皮尔曼夫妇不同，这位乘客显然对一路经过的田园风光和一望无垠的地平线没有多少兴趣。

布里奇接着看那本快看完的平装书。斯皮尔曼坐在她对面，满脑子想着此次来剑桥的使命：给自己买房是一回事，而为别人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是另一回事了。基金会第一次找他时，他拒绝了，希望在此方面更有经验的人能替他去。但基金会又来找他，因为他推荐的沃克教授虽然同意了，但后来生病了。斯皮尔曼在基金会的苦苦哀求下只好答应下来。

夺命的冷漠

基金会邀请了斯皮尔曼夫妇。布里奇对这次旅行倒是满腔热情。“干嘛不接受呢？”她问道，“我们还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剑桥呢。肯定很有趣——礼拜堂，还有叹息桥。你可以去见你的老朋友贾内德，我们还可以看伦敦展出的边沁，那可是你一直想看的啊。不管怎样，一定会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如果没有布里奇一起去的话，斯皮尔曼对达成交易没什么底。布里奇对房地产的目光很敏锐，她不仅能看出一幢房子值多少钱，还能看出今后将值多少钱；还有一点，他不得不承认，布里奇对人的直觉很灵，比他要强得多。

在买二手商品方面，布里奇的能力尤为突出。一般来说卖家对商品了如指掌，而潜在买家却一无所知。作为经济学家，斯皮尔曼知道，市场经济的问题之一就是，买方对商品的了解程度远低于卖方，因此，高质量商品很难进入市场。人们倾向于将保管得很好的二手商品——例如很好的二手车或割草机——卖给自己的朋友，而不是直接在市场上出售，因为在市场上，他们的好东西会被认为与同类产品中的劣质商品价值一样。布里奇在场可以弥补一些斯皮尔曼对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不对称性。

火车还在行驶，她还在看书。斯皮尔曼看着她，心里想着，能和她结婚是多么幸运。在他眼中，她和15年前他们结婚时几乎一模一样：同样栗色的秀发，同样光泽的肌肤，还有那双温柔的褐色眼睛——多年前，正是这双眼睛深深地吸引了他，

现在它们还是那样有吸引力。只有她眼角的细纹以及略微下垂的下颚显出了她的成熟。她比他高——他们约会时她父亲总会指出这一点，但是即使她很在意，她也从未表现出来。

他们约会的方式与众不同。布里奇总是感到好奇，不知道是不是和学经济的人约会都那样。他的“怪癖”包括男方付账的社会传统以及赠品和转拨款项的经济学理论。

斯皮尔曼知道，根据经济学理论，假设一个人可以在接受100美元现金和价值100美元的物品之间做出选择，人们通常会选择现金，然后用这些钱购买自己想要的物品或服务。实际上，给予方几乎不可能用100美元买到使接受方获得最大满足的物品，斯皮尔曼把这种满足称为“效用”。

消费者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消费者通过选择性购买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同样的原则还适用于政府的实物赠品或现金支付：只有接受者才知道怎样花钱才能实现最大的满足。对于接受者来说，实物赠品都是“无效率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赞成直接给予穷人现金，而不是由政府救济机构提供非现金物质帮助。在追求布里奇的时候，斯皮尔曼也在布里奇身上运用了这套经济学理论。

他有时约布里奇出来，比如去看电影，然后吃甜点，但同时还会给她第二个选择，那就是现金，数额基本等于他在这次约会中为她花的钱。他每次提出“现金选项”的时候总是很坦然，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斯皮尔曼打心底里希望布里奇拿了钱自己找乐子